

# “00后”剑桥毕业生成为动物园饲养员

## 网友吵翻，本人回应

“我去年2月来到上海动物园，先在食草动物队的大象岗位，之后轮岗养过河马、犀牛；灵长队的话，我养过金丝猴、黑叶猴、狒狒、环尾狐猴等等；然后又去了食肉队，养了老虎、豹子，然后猞猁、狐狸、狼，还有小熊猫等等；现在在食草区，养的是鹿和羊。”

这是2000年出生的南京女孩马雅的工作介绍。她先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拿到本科学位，后在剑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，2024年2月，她放弃生物医药企业的工作，入职上海动物园，成为一名饲养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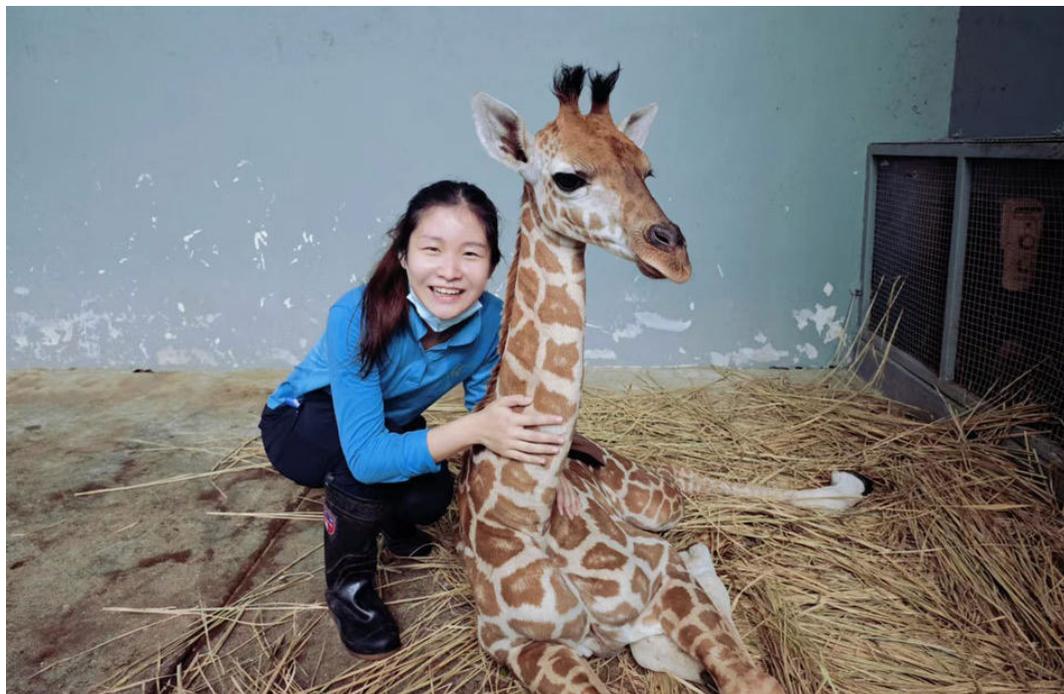
工作“早八晚五”，每天和动物打交道，要接受笼舍的各种气味，要做些体力活，多年学习的兽医理论不时遭遇实践的挑战。马雅不介意，还有点高兴。

之所以选择饲养员工作，她说是因为“过往的学习偏科研理论，不太会跟动物有实际接触。我还是想来动物园做一些可以跟动物直接接触的工作，或者做一些能够亲眼看到效果的工作”。

当她的故事传开，有网友评论“动物园是事业单位编制，妥妥铁饭碗”。马雅坦言：“稳定不是我特别考量的点，但我肯定会考虑工资待遇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想做跟动物相关的工作。”

也有人说名校生当饲养员是“大材小用”。马雅觉得，理论知识仍有有用武之地，动物种群管理的数据分析方法在科研中会用到，兽医药理学的知识在动物生病治疗时也能发挥作用。看似重复的工作，实际却加深了她对动物园运作等行业现状的了解。

上海动物园相关人士表示，近年应聘动物园岗位的高学历人才不在少数，其中不乏美国康奈尔大学、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国内外名校毕业生，他们都需要在一线饲养岗位轮岗至少半年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饲养员的职责不只是打扫笼舍，也要参与动物保护研究、科普教育等。



马雅和长颈鹿

### 找到自己的方向

马雅从小喜欢逛动物园，尤其爱猫科。以前喜欢豹子，现在喜欢猞猁，“它的眼神很有灵魂，跟它对视有一种交流的感觉，猞猁本身长得也很可爱”。

出于这种喜爱，她本科选择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生物科学专业，后来确定了动物方向，硕士研究生选择了剑桥大学的兽医科学专业。

2023年4月研究生毕业后，马雅选择回国工作，就职于南京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，案头工作“谈不上多喜欢，也没有特别不想干”。当看到上海动物园的招聘启事，饲养员岗位职责包括动物饲养繁育、训练、丰容、研究等，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

进入上海动物园，她最先接触的是大象，每天要把装满草料的桶提给大象进食，得花点力气。起初，她和象互不熟悉，有点害怕大象的长鼻伸过来卷到她，必须保持安全距离，后来接触久了，距离还是得保持，但心渐渐放了下来。

最近，她和一只塔耳羊变得亲近，“它一直是我们的训练对象，比较亲人，或者说没有那么敏感胆小，我走近了，它会好奇地看看。”

马雅经常训练它跟随定位棒移动，这有益于动物串笼；也会训练称重、采血、梳毛，旨在辅助兽医工作和动物日常健康体检。不过动物有自己的脾气，训练状态也有好坏，“它之前称重、定位棒指引

都能做到，后来有一段时间生小孩，警惕性提高，训练难度就会增加。”

在轮岗中，马雅和许多动物打交道，常常有一些惊喜的发现。有大学团队来做小熊猫行为实验，在盒子上开了洞，想看看小熊猫习惯用左手还是右手去掏盒子里的东西，结果发现“小熊猫想都没想就直接头钻进去了”。

“小熊猫更习惯于头直接伸进去，把东西叼出来，然后再用手抓着吃。”马雅说，这种行为完全打破了人类的预想，“动物有很多神奇的地方，可能我们一开始不会发现或理解不了，但在一天天的接触中，它们会向我展开。”

还有些时候，动物的生命力令她动容。一只印度黑羚刚生下来比较虚弱，饲养员为它增添保暖的铺垫，在母乳以外进行人工哺育；面对脆弱的小熊猫，除了喂奶，饲养员还会捣一些苹果泥喂它，“在生命变好的那个瞬间，看见那种生命力，我会感动。”

不过，动物园有自己的规则，这里的动物不同于家养宠物。马雅说：“游客只能从外面看一看，而我现在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它们，就会有更多思考，如何跟它们接触，同时又保持对它们野性的尊重。”

### 当饲养员是“大材小用”吗？

饲养员的一天，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，其间主要是巡视动物、打扫展区以及喂食，有时还要参与科普讲解、展区丰容工作。

动物笼舍免不了各种气味，马雅并不在意，“这个环境跟办公室比肯定不一样，但我觉得还好”。冲刷粪便、搬运草料等脏活累活也免不了，“食草动物要吃的草很多，搬草、推车，其实还好，最多做得比他们（其他饲养员）慢一点。”

“在动物园工作以后，我觉得变得更健康了。之前在办公室坐得比较多，腰不太好，来了以后运动量还是比较轻的，自己业余时间也会再做一些运动，感觉更加强壮一点。”她高兴地说道。

工作中的挑战其实有很多。她记得，有一头小海狮因为换了水池，面对众多游客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连续十多天都不愿意吃饭，把饲养员们吓坏了。理论知识这时候也派不上用场。

“我们就多跟它接触，比如多叫它的名字，把鱼直接喂给它吃，同时去抚摸它。慢慢地，它开始习惯人的碰触和接近，我也会感觉到它对我更加信任。”马雅说，“我学的都是一些理论，很多时候发现自己的建议放到实际中可能不会有效，人也不太能预测动物的反应，所以还是要多尝试、多探索。”

她也喜欢和“老师傅”交流学习，比如展区设计更新时，她提出增添一个轮胎供动物玩耍，而有经验的饲养员指出，这不适合长角的动物，角可能卡在轮胎里，有危险性。“他们会考虑更多因素，然后

我们就讨论，感觉还挺好。”

“马雅很能吃苦耐劳，干活非常主动，我有时候碰到什么问题也会问问她，因为她毕竟在国外待过，她的思路、她学的东西可能超过我们。”44岁的食草动物区饲养员谢逸林经常和年轻饲养员交流，他说，自己这代人可能是靠体力去干活，新一代学历更高，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动物福利，并改善劳动方式。

帝国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光环下，有人会惋惜马雅“大材小用”。她觉得，理论知识仍有有用武之地，动物种群管理的数据分析方法在科研中会用到，兽医药理学的知识在动物生病治疗时也能发挥作用。在看似重复的工作中，她其实加深了对动物园运作、动物进出管理以及行业现状的了解。

工作一年多，马雅发觉户外工作让自己“变得更健康”，动物们时常带来惊喜，“渐渐会发现每种动物身上都有非常出彩、非常奇特的地方，我觉得很神奇，也会跟它们培养出一些感情”。老师傅们的经验、实际工作情况也丰富了她的理论知识库，引发她对于动物园的更多思考。

提到未来，马雅希望，不仅要把每天的饲养工作做好，还要做一些科研，针对动物营养学、疾病治疗等做更系统的研究；考虑再学一些兽医技能，之前学习的知识偏理论，希望多积累一些实践经验；还有动物园的科普宣传、对外交流，也会找机会多多参与。

（来源：澎湃新闻）



马雅训练塔耳羊